

# 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

(十二个微型经典侦探故事)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屠 珍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谨以此书献给爱德蒙·科克，  
并代表赫尔克里·波洛深切感谢  
他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阿加莎·克里斯蒂

# 前 言

赫尔克里·波洛的住所基本上是现代化装饰，闪亮着克罗米光泽。几把安乐椅尽管铺着舒服的垫子，外形轮廓却是方方正正的，很不协调。

赫尔克里·波洛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干净利落地坐在椅子正中间。对面一张椅子上坐着万灵学院院士伯顿博士，他正在有滋有味地呷着波洛敬的一杯“穆顿·罗德希尔德”牌葡萄酒。伯顿博士可没有什么干净可言。他胖胖的身材，邋里邋遢。乱蓬蓬的白发下面那张红润而慈祥的脸微笑着。他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边格格笑着，习惯性地把身上和周围弄得满是烟灰。波洛尽管在他周围放了好几个烟灰缸，却白搭。

伯顿博士正在问一个问题。

“告诉我，”他说，“你为什么叫赫尔克里？”

“ 你是指我的教名吗？ ”

“ 这不能算是个教名， ” 对方反驳道， “ 根本就是个异教徒的名字，可为什么？我就是想知道这一点。你父亲的奇想吗？你母亲灵机一动的怪念头吗？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原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我现在的记忆力不像原先那样强了——你有个兄弟叫阿喀琉斯 ， 对不对？ ”

这句话勾起波洛想起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波洛的一生经历。那些事真的都发生过吗？

“ 那个名字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 他答道。

伯顿博士巧妙地 从阿喀琉斯·波洛那个话题转移到别的事上来。

“ 给孩子起名字应当多加小心， ” 他沉思着说， “ 我也有好几个义女。我知道，有一个叫布朗雪 ——可是肤色却跟吉卜赛人一样黑！还有一个叫迪尔德丽 ， 《忧伤的迪尔德丽》 ——可却非常快活。另一个叫佩兴丝 ， 她叫英佩兴丝 才名符其实！再有一个叫戴安娜 ——嗯，戴安娜—— ” 伯顿博士打了个冷战接着解释道， “ 现在体重已有二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人物，他生下后，其母把他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因此除脚踵没着水外，身体其他部分刀枪不入。——译注。

布朗雪：在法语里是“白”的意思。——译注。

迪尔德丽：凯尔特神话中一宫廷吟唱诗人的女儿，一生凄惨。——译注。

《忧伤的迪尔德丽》：是爱尔兰戏剧家J.M.辛格的一出悲剧。——译注。

佩兴丝：在英语中意为“耐心”。——译注。

英佩兴丝：在英语中意为“不耐烦”。——译注。

戴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译注。

百四十磅——她才十五岁！人家说这只是少年时期的肥胖，我可不那么看。戴安娜！他们原来还要给她起名海伦，可我坚决不同意。我知道她爸爸和妈妈长得什么样！还有她奶奶那副样子！我尽量想给她起个比较合情理的名字，玛莎或是多尔卡丝什么的——可是白搭——白费唾沫。真是一群怪人，父母嘛……”

他又轻轻地呼哧呼哧喘起来——那张小胖脸都皱了起来。

波洛探询地望着他。

“想象这样一段对话吧。令堂和那位已故的福尔摩斯的太太坐在一起，一边缝制小衣服或者织小毛衣，一边琢磨着‘阿喀琉斯，赫尔克里，歇洛克，麦克夫特……’”

波洛没有分享他朋友的这种幽默。

“我理解你是想说，我的外表不像大力神赫尔克里，对不对？”

伯顿博士的目光上下打量一番赫尔克里·波洛，扫过这个穿着条纹长裤和合适的黑上装、打着漂亮蝴蝶结的干干净净的小个子，又从他那双黑漆皮鞋望到他的蛋形脑袋和嘴唇上方点缀着的那副特大的唇髭。

“坦率地说，波洛，”伯顿博士说，“我认为，你不像！”他

海伦：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人，相传为主神宙斯之女，斯巴达王梅内莱厄斯之妻，后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走，因而引起特洛伊战争。——译注。

赫尔克里：一译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以建立十二项丰功伟绩闻名，亦称大力神。——译注。

歇洛克：英国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主人公，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名字。——译注。

又加了一句：“你从来都没有用很多时间研究古典文学吧。”

“是这么回事。”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损失了不少。依我之见，人人都应该学点古典文学！”

波洛耸耸肩：

“可我没有学那玩艺儿照样生活得蛮不错嘛。”

“生活！生活！这根本不是生活的问题。这个观点根本就错了！古典文学不是现代函授课程那种能飞快通往成功发迹的阶梯！这不在于工作时间重要——而在于业余时间怎样利用。它就是我们所犯错误之处。就拿你来说吧，你现在生活得不错，假如你要摆脱你的业务，想活得轻松自在些——那你在业余时间想干些什么呢？”

波洛顺口说出他的答复。

“我打算专心——真的——栽培西葫芦。”

伯顿博士大吃一惊。

“西葫芦？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种淡而无味、里面像装着一包水似的鼓鼓囊囊的绿色大玩艺儿吗？”

“啊，”波洛兴奋地说，“主要问题就在这里。它们无须平淡而无味。”

“哦！我明白——上面洒上奶酪，或是奶油酱，或者撒上葱花。”

“不对，不对——你搞错了。我的想法是西葫芦本身的味道可以改进，可以让它具有，”波洛眯起眼睛说，“一种酒的香味——”

“老天！伙计，这不是红酒啊。”一说起酒的香味，倒使伯

顿博士想起近在手边的那杯酒。他便呷一口慢慢品着。“这真是好酒。醇得很。没错儿。”他点头赞赏。“不过西葫芦的事——你不是当真吧？你不是指”——他十分厌恶地说——“你当真要弯腰曲背”——他的双手也表示怜悯而厌恶地垂在他的大肚皮上——“弯腰曲背，耙弄粪肥往上撒，一缕缕用水泡过的羊毛一缕缕地铺盖在上面吗？”

“听起来你例对培育那种玩艺儿还挺内行？”

“我在乡下庄的时候，见过园丁那么干的。不过，认真来说，那算什么业余消遣啊！那怎能跟这样一种业余爱好相比呢？”——他换了一种表示赞赏的愉快声调——“在一间摆满书籍的长方而低矮的房间里，坐在燃着木柴的壁炉旁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必须是间长长的屋子——不是方形的。四周都是书。一杯红酒——一本书在你手中打开。你读书的时候，时间随着倒退回去了。”他声音洪亮地引述了一段希腊文。

他接着把这段希腊文翻译出来：

“‘舵手在漆黑的大海上再次靠技能拨正那艘被惊涛骇浪冲击的轻舟。’你当然永远领会不到那原文的精神！”

他在这阵兴奋的心情中，一时忘掉了波洛。波洛却在望着他，突然感到疑惑——内心感到一阵刺痛。自己是不是真有些什么没能领会到呢？一些丰富的精神本质？哀伤不禁涌上心头。对，自己原本应当熟悉古典文学……早该如此……可现在，唉，太晚啦……

伯顿博士打断了他的伤感情绪。

“你是说你真想退休吗？”

“ 是的。 ”

对方格格笑起来。

“ 你不会的！ ”

“ 可我向你保证—— ”

“ 你办不到，伙计。你对自己的工作太感兴趣了。 ”

“ 不——真的——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再办几个案子——几个精选的——要知道，不是来一件就办一件——而是只办那些对我有吸引力的案子！ ”

伯顿博士咧嘴一笑。

“ 这倒是个办法，只办一两起案子，然后只再办一起——等等，等等。你绝对不会像首席女歌唱家举行告别演出那样告别而去，波洛！ ”

他又格格笑一阵，慢慢站起来，真像个讨人喜欢的白发苍苍的人精。

“ 你做的工作不是赫尔克里大力神所干的那些艰难的丰功伟绩， ” 他说， “ 你做的是心甘情愿的事情。你等着瞧我说得对不对。我敢打赌，再过十二个月你还会在这里。西葫芦培育的事仍然会是—— ” 他停了一下—— “ 一句空话。 ”

伯顿博士向主人道别后，走出那间长方形房间。

他传播了这种古代传说却又不再生谈。我们所关心的则是他留下来的那个想法。

因为他走后，赫尔克里·波洛就像个梦中人那样慢慢坐下来，喃喃自语道：

“ 赫尔克里艰难的丰功伟绩……对了，这倒是个好主意，这…… ”

次日，赫尔克里·波洛便翻阅一本厚厚的小牛皮封面的书和其他几本较薄的作品，偶然也匆匆瞥一眼各种打着字的小纸条。

他吩咐秘书莱蒙小姐把一切有关大力神赫尔克里这个主题的资料统统搜集来放在他的面前。

莱蒙小姐不是老爱打听“为什么”的那种人，她高效率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赫尔克里·波洛便首先一头栽进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古代传说的海洋中，尤其是关于“大力神赫尔克里，一位著名的英雄，死后进入众神行列，享有神圣的荣誉”。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此后就不再一帆风顺啦。波洛勤奋地阅读了两个小时光景，记些笔记，皱皱眉头，参阅那些小纸片和其他参考书。他昨天晚上那种刺痛感一下子给驱散了。真格的，这都是些什么人物啊！

就拿这位赫尔克里大力神来说吧——这位英雄！确实是位英雄！然而只是个一身肌肉疙瘩、智力低下而且还有犯罪倾向的大块头！这不禁使波洛想起一八九五年在里昂受审的一个叫阿道夫·杜朗的屠夫——一个杀害了好几个孩子的蛮牛一般有力气的凶手。那场答辩简直是疯疯癫癫的——他本人为此也肯定是活受罪——判定他究竟是恶贯满盈还是恶贯不满盈竟进行了长达好几天的争论。这位古代的赫尔克里也许会受到恶贯满盈的判定吧。不，波洛摇摇头，古希腊人如果是这样认定英雄，那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则是行不通的。整个这些古代故事的格调使他感到惊讶。那些男女神祇——他们好像跟现代的罪犯一样，都有许多不

同的别名。看来他们肯定都属于罪犯那一类型。酗酒啦，淫逸放荡啦，乱伦啦，强奸啦，抢劫啦，杀人啦，诈骗啦——准能让一位预审法官忙得没有一丝空闲。他们没有正派体面的家庭生活，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甚至在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中，也没有秩序和条理！

“真是个赫尔克里大力神！”赫尔克里·波洛说着，灰心丧气地站起来。

他赞赏地环视室内四周。一个方形的房间，陈设着方形现代家具——就连一个精美的现代派雕塑都是由一个方块安放在另一个方块上面组成的，那上面还有个铜丝盘成的几何图形。在这间亮堂而整洁的房间当中是他本人。他朝镜子里望一眼自己。那么，这里是一个现代赫尔克里——跟那个浑身鼓出肌肉疙瘩、挥舞一根棍棒的裸体人物那张不讨人喜欢的素描画面上的形象迥然不同。正相反，他是个矮小壮实的人，穿着城市居民规规矩矩的服装，还蓄着一副唇髭——赫尔克里大力神做梦也没想到要蓄起的唇髭——一副漂亮而不落俗套的唇髭。

但是，这个赫尔克里·波洛和古代传说中那个赫尔克里却有一点相似之处，他们两个人毫无疑问都一直有助于消除世界上的某些灾害……他俩都可以说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恩人……

昨天晚上，伯顿博士临走时说：“你做的工作不是赫尔克里大力神所干的那些艰难的丰功伟绩……”

啊，这他可说错了，这个老化石。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应当再现一次——一位现代的赫尔克里所干的。这真是一

种巧妙而有趣的自负！在我最终退休之前，我再接办十二桩案子，不多也不少。这十二起精选的案件必须跟古代那位赫尔克里的十二桩大事有关联。对，这不仅会很有意思，而且还会具有艺术性，具有灵性。

波洛拿起那部古典文学辞典，再次沉浸在古代传说中。他不打算完全仿效那个原型。这里面不应该有女人的情爱，不应该有内萨斯 的衬衫……只有那些丰功伟绩。

那么，第一桩大事就是扼死涅墨亚狮子那件事。

“涅墨亚狮子。”他试着说了几遍。

当然他并不期望一桩案子里真包括一头有血有肉的狮子。要是真有动物园负责人找他侦破一桩跟一头活狮子有关的案件，那可就太巧啦。

不，这里只应当是象征性的。第一桩案件应该跟社会上——一位知名人士有关，应该激动人心而且至关重要！那是一名手段高明的罪犯——或是公众眼里像是一头狮子那样的罪犯。某一位著名作家，某一位政客，或者某一位著名画家——甚至或许是某一位皇亲？

他喜欢皇亲这个念头……

他不必着急。他可以等待一桩极端重要的案件的侦破成为他自愿承担的第一桩艰难的大事。

内萨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因企图夺去赫尔克里的妻子，被赫尔克里用毒箭射中。它死前欺骗赫尔克里的妻子说，把它的血染在给赫尔克里穿的内衣上能保持爱情。后来赫尔克里因沾上衣服上残余的箭毒而身亡。——译注。

# 目 录

前 言 ..... ( 1 )

第一桩 涅墨亚狮子 ..... ( 1 )

第二桩 勒尔那九头蛇 ..... ( 33 )

第三桩 阿卡狄亚牝鹿 ..... ( 63 )

第四桩 厄律曼托斯野猪 ..... ( 85 )

第五桩 奥吉厄斯牛圈 ..... ( 112 )

第六桩 斯廷法罗湖怪鸟 ..... ( 136 )

第七桩 克里特岛神牛 ..... ( 161 )

第八桩 狄奥墨德斯野马 ..... ( 195 )

第九桩 希波吕特的腰带 ..... ( 219 )

第十桩 革律翁的牛群 ..... ( 238 )

第十一桩 赫思珀里得斯的金苹果 ..... ( 263 )

第十二桩 制服恶犬克尔柏洛斯 ..... ( 284 )

## 第一桩 涅墨亚狮子

1

“莱蒙小姐，今天早晨有什么趣事吗？”他在次日早晨走进办公室问道。

他信任莱蒙小姐。后者虽是个没有幻想的女人，但她却有一种直觉；只要她提出什么事儿值得考虑，一般来说，那事儿准值得考虑。她天生是个当秘书的好人才。

“没有什么，波洛先生。只有一封信我想您可能会产生兴趣。我把它放在卷宗最上面了。”

“是什么啊？”他颇感兴趣地往前走了一步。

涅墨亚狮子：希腊神话中巨人梯丰和巨蛇厄喀德娜之子。它蹂躏阿尔戈利斯的原野，任何人间的武器都不能伤害它。大力神赫尔克里在涅墨亚用手把它扼死，剥下它的皮做了自己的衣服。这是赫尔克里一生所做的十二桩大事的第一桩。——译注。

“一个男人给您写来的，请您给他调查一下他太太的一条北京哈巴狗失踪的事儿。”

波洛还没等脚着地就愣住了。他朝莱蒙小姐不满地瞥了一眼，可她没注意到，接着打起字来。那打字的速度简直跟一挺开火的机关枪一样快。

波洛气得不得了，真是又气又恼。莱蒙小姐，这位尽职的女秘书太叫他失望了！一条北京哈巴狗！一条北京哈巴狗！这事竟发生在他昨夜做的那个好梦之后。梦中，他在白金汉宫当面受到了嘉奖后，正迎出来那当儿，他的好梦被打断了：他的男仆端着 he 清晨必喝的热可可走了进来！

一句话就挂在他发颤的嘴边——一句挖苦的俏皮话。可他没说出来，因为莱蒙小姐又在飞快而有效地打字，想必不会听见。

他不乐意地嘟囔一声，拿起那封放在写字台边上的卷宗上面的信。

对，正像莱蒙小姐所说的那样，信是从城里的一个地址写来的——一项公事公办、简短而粗俗的要求。项目——调查一条北京哈巴狗被人绑架的事。一位阔太太娇生惯养的那种鼓眼睛、小短腿的宠物狗。赫尔克里一边看信，一边轻蔑地噘起嘴唇。

这事儿既不蹊跷，也不异常，或者说——但是，对，对，倒是有一处小地方令人生疑：莱蒙小姐判断正确。啊，真有一处小地方有点不大对头。

赫尔克里·波洛在椅子上坐下来，再慢慢仔细地看一遍那封信。这既不是他平常要办的那种案子，更不是他指望

要办的那种案子。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起重大案件，简直一点也不重要。这不是——他不喜欢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如果侦破了，这也不是一项与赫尔克里业绩相类似的那种事。

可他却感到好奇……

对，他感到好奇……

他提高嗓门，盖过莱蒙小姐打字机的声音，好让她听见。

“打个电话给这位约瑟夫·霍金爵士，”他吩咐道，“约个时间，我去他的办公室跟他面谈。”

像往常一样，莱蒙小姐判断是正确的。

“我是个平凡的人，波洛先生。”约瑟夫·霍金爵士说。

赫尔克里·波洛用右手打个含含糊糊的手势，表示（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赞赏约瑟夫爵士尽管事业有成却这样谦虚地描绘自己，可是这也能被看成是不大赞成他这种声明的表示。反正叫人看不出赫尔克里·波洛这时头脑里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约瑟夫爵士确实是（用更口语的话来说）一个很不起眼的人。赫尔克里·波洛挑剔地望着他那隆起的下巴，凹陷的小眼睛，球状的圆鼻头和紧闭的嘴巴。总的印象是让他想起一个什么人或什么事，可一时又想不起是谁或什么事。脑中翻腾着模糊的回忆。很久以前……在比利时……肯定是跟肥皂有关的什么事……

约瑟夫爵士在继续往下说。

“我不摆什么臭架子，说话也从不兜圈子。大多数人，波

洛先生，都不会计较这件事，只把它当做一笔销掉的烂账，忘掉了事。可这不是约瑟夫·霍金的作风。我是个阔人——换句话说，这，两百英镑对我来说并不算一回事儿——”

波洛敏捷地插嘴道：“我祝贺您！”

“呃！”约瑟夫爵士顿了顿，那双小眼睛眯得更细了。他强调道：“可这并不是说我习惯乱扔钱。该付的钱，我照付。不过我照市价付——不会多给一个铜子。”

赫尔克里·波洛说：“您有没有意识到我的费用很高呢？”

“嗯，嗯。不过嘛，”约瑟夫爵士狡猾地望着他，“这倒是桩小事。”

赫尔克里·波洛耸耸肩，说道：“我从不讨价还价。我是一名专家。对一名专家的服务，您得付出高价。”

约瑟夫爵士坦率地说：“我知道在办这类案子上你是个顶尖儿人物。我打听过了，人家告诉我你最合适。我打算非把这事调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不在乎要花多少钱。所以我到你这儿来。”

“您很幸运。”赫尔克里·波洛说。

约瑟夫爵士又“呃”了一声。

“非常幸运，”赫尔克里·波洛肯定地说，“我可以不必谦虚地这样说，现在我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状态，再过些日子，我就打算退休啦——到乡下去住，偶尔出游，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另外或许我就在我的花园里耕种——特别注意改良蔬菜品种。非常好的蔬菜——没有怪味儿。然而，这倒不是主要的。我不过是想解释我在退休之前已经给自己

订了那么一个任务，决定再接办十二个案子——不多也不少。自己强加的一种赫尔克里业绩般的重任，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约瑟夫爵士，你这个案件是十二项里的头一件。”

他感叹道，“它那么无关紧要，倒真把我吸引住了。”

“紧要？”约瑟夫爵士问道。

“我说的是无关紧要。人们请我侦破过各式各样的案子——凶杀啦，无法解释的死亡啦，盗窃啦，抢劫珠宝啦等等。可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让人要求靠我的才能智慧来搞清楚一桩北京哈巴狗被绑架的案子。”

约瑟夫爵士嘟囔一声，说道：

“你可真叫我吃惊！我应该说你想必压根儿也没有遇到过女人没完没了地拿她们宠爱的狗跟你纠缠吧！”

“这倒确实是的。不过这可是我头一次荣幸地遇到作丈夫的请我办这类案子。”

约瑟夫爵士感激地眯着小眼睛，说道：“我开始明白人家为什么把你推荐给我了。你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家伙，波洛先生。”

波洛喃喃道：“那就给我讲讲案情吧。那条狗什么时候丢的？”

“整整一个星期前。”

“我料想尊夫人现在急得都快疯了吧？”

约瑟夫爵士瞪起两眼，说道：“你不明白。那条狗又给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容我问一声，那你来请我干什么？”

约瑟夫爵士满脸涨得通红。